

孟子四考

據劉歆移太常博士

爾雅同立學官蓋在

外書四篇本久散佚今經文存者亦往

述家如隋志之鄭康成劉熙注七錄之秦母邃注唐
志之陸善經注張鎰音義宋志之丁公著音皆多湮
失惟趙邠卿注僅存宋人有偽託孫奭作正義者頗
舛陋章指並竄入正義中是此書之當考正者非一
端也海寧周君耕厓博學嗜古兼綜諸家於孟氏之
學致力尤邃著孟子四考一書首曰逸文考博采諸

書之不在七篇內者比陳心叔所錄不啻倍之次曰
異本考刺取諸家所引以較今本異同又有宋足利
諸本參訂之次曰古注考以諸本較今趙注之訛又
復集劉熙綦母邃注甚多次曰出處時地考以史記
爲不盡可據因排齊梁滕薛等國遊歷先後以解應
劭衛嵩諸家之聚訟焉又校泮章指篇敘蓋至是始
還舊觀矣予深有以敬周君學力之勤後之學者欲
於孟氏之學有所津逮焉舍是書何以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六月十九日大興朱珪題

孟子四考序

曾子聞一貫之道以授子思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
人今七篇之書於反身曰誠於求仁曰恕三省之言
不忠大學之言不恕中庸之言一言誠此物此志也
司馬遷以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而稷下
生著書千世多被尊禮其亦與於不知孟子爾矣況
荀況王充李觀馮休晁說之諸人變本加厲詆誣詬
病若司馬光疑孟倪思以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爲
之說變亂法度故光致疑孟子以見安石之言未可

信而豈然哉翼孟評孟尊孟刺刺孟等書或傳或不傳然詳於發揮嗇於徵事從史記者先齊後梁從通鑑者先梁後齊衛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蘇轍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爲卿繼復至梁陳士元謂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至梁四十三年至齊後反魯居鄒慎覲王元年梁襄王立孟子自任往見復適齊赧王元年齊伐燕燕旣畔孟子去之宋之滕而歸老閭若璩謂孟子晚始遊梁繼仕齊歸鄒又如

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歸老於鄒王慙竝謂通
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
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噲立又七年齊伐
燕又二年取燕其年世苦又不合於是以齊威王之
卒於顯王二十六年增之爲卒於三十六年以湣王
之立於顯王四十六年在位四十年減之爲在位三
十年第改孟子之宣王爲湣王則無處不合至孟子
至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史記誤分惠王後爲
襄王元年遂以至梁移之三十五年集註於首章旣

從史記故於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
於秦十二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者皆不得不以爲
惠王時事嗟乎讀書必以逆志論世乃以知人載籍
極博難遽考信此子車表德趙岐以謂未聞而高誘
有正孟子章句見誘所注呂氏春秋者經籍志亦未
之及也海寧周耕厓廣業樸學覃思言必徵信茲出
孟子四考一編曰逸文曰異本曰古注曰出處時地
其出處一門謂孟子親老家貧始仕鄒爲士無舍其
父母之國而以草莽臣先至齊梁之理建首梁惠王

章蓋以揭仁義之大旨而非其遊歷之次故必審齊
梁之世次而後有以定孟子之出處不特可以釋朱
子序說之疑卽萬斯同斷斷然與若璩不一辭者不
啻得所衷焉是書多引宋以前書予以近賢之說有
可采故約舉之而以一貫之一卽誠揭諸首

乾隆乙巳七月二十三日南匯吳省欽冲之甫撰

孟子四考敘

廣業七歲讀孟子麤曉字訓時塾本爲集注見有用趙氏說者心竊識之長治制義泛覽語類大全諸書始知章句肇自邠卿及讀其題辭又知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旣而按討經史涉獵子流中所稱引孟子往往爲內篇所無是逸文也其與內篇錯出者是異本也並考而錄之注家盛於宋後獨推趙爲古而各書所載注文實不止趙則又知有鄭劉綦毋之注亦考而存之凡此皆無所疑者也以疑義言之則如爵祿封建井田學校之制與周官戴記同異甚多見於注疏可考趙氏謂漢文時孟子嘗置博士迄今五經通

義得引以明事何當日虎觀談經寧雜採緯書而終不一及孟子也又如外丙仲壬可補尙書序之闕而竹書世本史記並詳其系皇極經世稽古錄前編俱削其季悅孔子者七十字狂如牧皮足證史記家語之疎而石室圖古史以及嘉靖祀典闕里志未聞與列彛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陸嘉材翼孟力辨蒼梧黃陵之附會周平園深韙其說路史發揮彛冢辨亦謂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河北而馮山公少作更有與閻百詩論彛生卒書汝漢淮泗之異道雖指得其詳葵邱板築之讎言正楊舉其失而趙希鵠之辨追蠡郭次象之詮少艾何孟春之釋巨擘俞廷樞之解環攻無論也然

此類經先儒論定縱有未盡初無甚害可概闕如惟紀季上宅游宦數者關亞聖之行藏作全書之眉目一誤則無所不誤雖欲蓄疑焉不得於是覃思竭慮復作出處時地考合前爲四遂名孟子四考嗟乎幼童而守一藝艾齒而後能言行自傷已滿愚僻處無所取裁其是否正未敢知也每考之首各爲序意茲特記其緣起云

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六月朔日海寧周廣業書於藜照書屋

孟子四考目錄

卷一

逸文考

卷二

異本考

卷三

古注考

卷四

出處時地考

孟子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七篇今列於經其四篇趙列卿以爲文不宏深後世依倣而託故其注祇析七篇爲上下十四卷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載鄭明二注亦止七卷自是孟子無足本矣然漢晉六朝諸儒所引尙不明言存佚至唐虞永興作書鈔始云逸孟子蓋與逸詩逸書同例焉前明應城陳心叔著孟子雜記嘗裒集逸文三十許條臨湘方仲美作孟子集語取逸文分繫各篇而以意聯貫之又補外書四篇近朱竹垞太史經義考亦載孟子逸句斯實汲古深心非直好事已也惟是屑玉碎金搜羅非易甄別尤難不揣謏陋詳加參訂據各書先後編次之名曰逸文嗟乎子流照軫曲士竄

奇誠所不免然如孟子之皇皇誨誘但有墜緒可尋奚惜旁
搜遠紹否則平仲外篇錄從子政闕矣游鳧儒者尙能稱誦
獨可使亞聖之遺言湮鬱終古哉作孟子逸文考第一

孟子逸文考

海寧周廣業述

孟子曰今之學者其性善

荀子性惡篇下同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以也

詹道傳孟子集注纂箋引脫喪字

孟子曰人之性善

此句兩見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論亦引之見姚鼐唐文粹

孟子三見宣王

張存中孟子集注通陳士元孟子雜記俱作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曰

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

孟衍泰三遷志佚文作弟子問曰何爲不言誤

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

荀子大畧篇

雜記荀子前載子思子二條孔叢子一條皆思孟答問語案孟子師事子思先儒雖有是說稽其年代恐不相及且內篇述魯繆公費惠公尊禮子思事孟子於二君俱稱謚而繆公之上并係以昔者則非並世可知使果師事子思

七篇中不應絕無問答之辭又不當亟稱其字曰子思也
外書真贋誠不可知至淵源授受尤不容誣朱彝尊經義考削而不錄是也方之玃孟子集語受業解載孔叢四條又以說苑建本篇子思語妄加謂孟子三字大抵集語皆以意增飾難盡據也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

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

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經義考去此三句而

改息爲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

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雜記去夫道二以下八句

韓詩外傳下同案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戶也正義引孟子證之韓所稱高子蓋卽此人

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

經義考雞上有求字

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

必亡而已矣

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

之君

雜記脫此三字

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

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

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

亦時矣

經義考去淳于髡答詞而分電雷吞舟夫藝爲三節又以吞舟夫藝列其於心前電雷吞舟夫藝爲三

大中四書逸箋割電雷節置高子後並誤今從原文雜記

曰此蓋韓嬰勸七篇之語而附益之者馬驥釋史連下詩

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四句此恐是韓氏

語非孟文也釋史又曰此卽名實章而紀載不同。六馬

秦制見史記始皇紀然晏子春秋已屢言六馬更有重駕

者晏子以爲駕八固非制重之滋甚也家語六馬之乖離

呂氏春秋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列子有二十四

蹄之文。傳亦曰天子駕六蓋周末強國僭踰者所爲

至秦遂定制耳太平御覽載琴書師涓鼓琴感四馬噓天

仰秣卻作四大周正樂六國時瓠巴工琴魚躍潛藻而聽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董

子繁露深察名號篇其下云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

之善善奚爲勿見也又云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

性以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爲故謂性未善此蓋摘外書性善之文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楊子法言

修身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其在外書歟集語此上妄加孟子居齊公孫丑王子墊侍側孟子喟然而

嘆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劉向說苑下同。雜記連下夫學者

崇名立身之本也八句考說苑此節甚長不盡似孟子語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

王應麟玉海藝文漢藝文志考證及雜記並知上有

皆字莫上有而字

糞田莫

作不

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

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

王志堅表異錄作欲止淫也

經義考併上條爲一節去何謂糞心四句案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子有何謂糞心二句太平御覽引孟子全錄此

文則不當刪。吳萊孟子弟子列傳序曰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豈卽性善解中語

雜記又載說苑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案說苑無此文鍾惺孟子翼考載之姑附於此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

史記淮南王傳又漢書伍被傳荀悅漢紀若並

作如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漢書俱連下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三句釋史及李錯尙史因之玩文氣非皆孟文

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也

宏袁

後漢紀鄧暉語也後漢書鄧暉傳上句君下有之字而無二也字案暉光武初人其稱孟軻云云當係原文李賢注牽合對齊宣王章不爲也非不能也及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等語鑿矣困學紀聞據之云與今孟子語有異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

在穀不可勝食下

佃漁以時魚肉不可

勝食

在材木不可勝用下恒寬鹽鐵論下同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

困學紀聞引無窮飢二句今依雜記

錄之雜記此條上有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蓋本之學齋估畢案董斯張吹景集云今本鹽鐵論及王逸楚辭章句並作孔子曰繩祖所據殊誤今考此二句與下堯舜之道三句俱見執務篇河廣二句作孔子王應麟詩考河廣篇引鹽鐵論亦然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史繩祖學齋估畢引之曰今不

見此文雜記曰漢書桓寬傳亦載孟子云云夫孟堅博洽者不稍駁異何也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王充論衡

本性篇。案性善之篇卽趙岐所謂外書劉昌詩謂新喻謝氏尚存此一篇然同時學齋估畢困學紀聞等書俱云四篇今已失傳則亦未必然也玉海藝文引止此漢藝文志考證連下謂人之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故

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亦作孟子恐非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鄭氏禮記坊記注雜記誤作孔子閒居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

鄭氏周禮大行人注案此左傳莊二十三年曹劌之言鄭司農注周禮小行人引春

秋傳曰諸侯有王是也後鄭引孟子必自無此文公彥正義云引之謂朝王之事也不言今無此文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高誘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注。盧學士曰當出外書或約與景丑語案白

虎通引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意與此同誘有正孟子章句見呂氏春秋序玉海藝文引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

注云高誘正章句是誘所正即程本也程於明帝建初三年舉孝廉所有章句必足本也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應劭風俗通正失篇案雜記止載此二句

其下傳言失指圖景失形疑出應氏不錄然圖景失形顏氏家訓稱是孟子則亦孟文也下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

則鄒陽書有之爲孟與否不可知矣堯舜二句劉知幾史通疑古等篇引

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見公羊傳

成十八年築鹿囿下何休注其疏云孟子文當必有據楊士勛殺也案公羊疏不著撰人其稱孟子文當必有據楊士勛殺梁疏云此說徐邈何休並同毛詩傳天子囿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說別者詩傳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未審徐何據何爲說然則孟子此文士勳初未之見矣

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說案後漢書戴良傳注引皇甫謐說

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牟子理惑論禹生西羌而聖詰晉書載記劉元海曰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皆不言出孟然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蜀志秦志傳禹生石紐今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剗兒坪太平御覽引任豫益州記作石紐林水經注作石紐鄉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陳樾文經典稽疑曰此當在舜生諸馮下面今無之知書之遺逸者多矣可勝嘆哉

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抱朴子外篇

孟軻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鮑照河清頌序見宋書臨川王傳經義考是作猶

孟子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

經義考患作平

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

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見梁釋僧祐宏明集下同

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

唐釋道宣廣宏明集釋道安二教論引作未若

人之所不

知梁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郭璞山海經注序引作莊生之言下句作莫若其所不知考莊子無此文恐郭誤也

周興嗣次韻千字文孟軻敦素史魚秉直義當如素履之素七篇無其說李瀚蒙求則以孟軻養素對揚雄草乎徐子光注引養浩然之氣證之與素字無干此必出於外書也

孟子曰千載

釋年史

一聖謂之連步

梁蕭綺拾遺記錄。拾遺記後附此語故集語謂出

蕭綺拾遺記錄經義考同案隋志拾遺錄二卷爲素純後方七王于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疑有誤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梁書處士傳序

孟子曰圖影失形

顏氏家訓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之影並作景案下文云此字當爲光景之

景世改從葛洪字苑加多非也則知北齊時本已作影沈揆顏氏家訓考證云未詳或恐是外書

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

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

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

梁乎惠王不悅

劉晝新論隨時篇案晝字孔昭北齊書北史俱有傳此文與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

孟子稱太王居邠正合蓋別有據也夫惠王以土地之故不惜糜爛其民復殉以子弟真所謂以養人害人者孟子

曉以太王之事其中病乃甚於滕文也

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

北堂書鈔案孟子稱逸始見於此蓋六朝外書尙存唐初始逸耳

孟子四考

卷一

四

七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李賢後漢書注下同案章懷注兩引此語而微不同朱祐等傳論光武存

矯枉之志注云矯正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正字一本作直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注云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經義考乃載正枉者必過其直句而自注出黨錮傳又衍一者字誤也此與下條毛奇齡四書臚言

之引

孟子曰矯枉過直

案此語亦兩引張皓等傳贊二子過正注孟子云矯枉過正又王符仲長統等傳論

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孟子曰矯枉過直言正曲過於其直雜記經義考四書臚言俱單載矯枉過直句而注云出仲長統昌言考昌言全書已亡惟本傳載其理亂篇曰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初無引孟明文則謂出昌言者亦誤也

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歛肩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爵肩所尊俗之情也此出趙氏章指吹景集釋史經義考俱載入逸文又以阿意爲阿諛三遷志作曲意並設

孟子曰嘖蹙而言

李善文選注下同此語三引靈光殿賦嘖

顙憂貌也今匡章章有顙顙字異趙氏亦無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此語三引別賦及曹子建羽靈運詩

孟子曰使自求之

文賦注○孫侍御頤谷曰此疑是使自得之之異文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張景

陽七命注又琴賦注引孟子曰離婁者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二條今見趙注疑選注誤引然明成化年希古張伯顏重刊元人本及汲古閣本並同惟萬卷堂重刊六臣本琴賦注作善曰離子離朱也下接淮南子離朱之明云云無孟子而七命注亦無同異則非誤也餘所引諸本同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

釋史有命世作間

者

答蘇武書注案裴駢史記集解自序命世之宏才也司馬貞索隱引孟子云五百年生一賢其間必有名世者

下句同今文上句同

選注而多一生字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王仲宣誄注案子路人告之有過章章指云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

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觀故曰字則引古可知選注謂出孟子當有據也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釋史引文

選注案是注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汲古萬卷二本俱作荀子檢荀子唯修身篇云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詔諛我者吾賊也與此文異後見嘉靖吳郡袁氏重刻丁觀六臣注本作孟子知馬氏據此

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誄注見嘉靖刊本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

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

太平御覽作惠公集語改爲孟子自齊來弔於滕謬

昔王季

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

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先君欲少畱而據

御覽作撫

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歐陽詢藝文類聚案戰國策呂氏春秋論衡俱載之不言出孟而滕文公作梁惠王以惠子惠公之稱核之則當爲梁。鮑彪戰國策牛目注云駕車用牛其雪深至牛目案葛洪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陰陽不調則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國策下文云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行則鮑說是也韓鄂歲華紀麗雪部以浸牛目對渡龍沙注引孟云云冊府元龜改作半月非是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

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妻

相與逃爲人灌園

史記索隱下同案此似節錄高士傳之文然皇甫士安之書有目其觀小司馬

豈或誤引其下又引烈士傳云字子終然則士安作傳實本孟子也互詳異本

孟軻謂之寄君

案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劉向別錄有寄君索隱曰向所稱

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雜記曰今七篇無寄君語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集解引鄭元曰楚人張守節正義引家語曰衛人孟子荀卿列傳云趙有公孫龍談也案七篇無趙人之說孟子荀卿列傳云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索隱曰龍卽仲尼弟子也考平原君傳龍與鄒衍同時平原君厚待之衍過趙乃絀龍則此當另龍與鄒衍同時平原君厚待之衍過趙乃絀龍則此當另一人困學紀聞曰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子謂惠子楊墨濡秉四秉謂公孫龍也然則見孟子者必非卽孔子弟子乃字子秉而與鄒衍同時爲堅白之談者也注家混而爲一朱竹垞跋聖賢羣輔錄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是也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

孔穎達詩幽風七月篇正義其下云則冬亦有績麻

但言不備耳案漢書食貨志敘聖王制土處民法云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傳宣十五年初稅畝注述聖王井田之法亦云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

正趨緇績婦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正義以爲時王之制此時王謂周王也或謂何休時時王者誤二書雖不明引孟子然沈約固言班氏采孟子書序食貨何氏文又與漢志小異合之類達冬至之後云云安知不皆出於孟子而稱引各隨所取耶

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入之情也

趙襄長短經是非篇

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

宋白等文苑英華論

入牛希濟治論

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馬總意林在渴者易爲飲下此據道藏是本經義考

依嘉靖刊本故止載上一句其所採意林六條考其文異者率出趙氏章句不足言逸惟此條近之姑錄於此釋史採意林八條。藏本意林鈔自知不足齋有拙校附注本友人王疎雨朝梧嘗用以校珍云

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

廣韻注下同。案上句漢書律歷志注引孟康曰無一字

齊有曼邱不擇

邱字注複姓四十四經義考云今無其文鄭樵通志氏族畧擇作澤

孟軻言遇不遇命也

王定保摭言此與吾之遇魯侯天也同意據漢書則揚雄之言也晉書袁宏

三國名臣頌曰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蘇煥小牧云善惡必書春秋至訓明言不廢孟子格

言今七篇亦無有道無時明言不廢語知皆外書也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

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

邱光廷兼明書釋史亦引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

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

太平御覽

下同案從天本作順天梁遊太祖諱改理萬物本作治萬物唐避高宗諱改御覽蓋從舊類家錄

孟子曰軻少貧從母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

井之利又徒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

案文選注引列女傳

母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

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宅市旁其子嬉

戲爲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游

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之及孟子長

學六藝卒成大儒今據御覽出孟子則知列

女所云本此矣列女載孟母事數條今不錄

孟子曰人之性善嗜欲害之

徐錯說文繫傳通論。案此疑是性善篇之文楚金在南唐猶

及見故引之文子作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孟子曰國無小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僭僞部政治小序曹允昌冊府元龜獨制同案左傳僖二十二年臧

文仲襄三年鄴子皮哀二年趙孟皆有此言而此獨稱孟子必自有據或因趙孟字致誤歟

孟子所謂忠者人之高行

冊府元龜環衛部志節小序獨制同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管子曰忠

者臣子之高行

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

朱子集注載外

國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下有此二十字語類問所據曰向

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何孟春餘冬序錄載高麗本孟

子仁也者人也云云與集注正同雜記引之仁義下俱少

一也字集注纂箋曰禮記祭義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

或是廣業案玉海朝貢門載淳化四年始賜高麗板本九

經祥符九年又賜九經及諸子嘉祐八年英宗卽位

以九經及正義孟子賜夏國則外國不應有別本
雜記載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於
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於
邱陵則跛羊步其顛云見僞苑珠璣集語引孟子翼考亦
載之考此與宏明集所載于理惑論止數字異非孟文
也又正義釋奔秋案傳記云奔秋通國之善奔也有過者
止而聽之則奔敗笙汨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
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
之言與考此係劉晝新論之文過者上脫吹笙二字而以
爲孟子可乎凡此影響依附皆宜亟削在正義尤不當妄
引詳拙校意林附注中。四書逸箋謂江海條及前或問

爲學之道條俱出韓詩外傳又引列女傳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謂此三則經義考失引他若蠶麻以時諸侯有王之類語皆直淺不似內篇槩不闢入據其言則直以江海稱身等爲七篇之文而所謂韓詩者竟不知所據何本可異也

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言春秋者止迹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摭摭其文又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今亦無論及七曜者知皆外書之文且漢志孟子十一篇在儒家而陰陽家復有孟子一篇疑七曜在陰陽篇中也墜緒茫茫無由尋討矣至列女傳擁楹之嘆

孟子四考

卷一

十一

韓詩外傳輟織殺豚及不敢去婦諸條

荀子云孟子惡敗而出妻蓋由此傳

訛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碎不足述近有姚士粦等所傳

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則顯屬僞託也

史記列傳孟子七篇漢志依劉歆七畧作十一篇無內外

之說

正義云時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九種今無可考

趙岐始名七篇爲內篇

以四篇爲外書案漢志內外名篇者惟雜家淮南爲然內

論道外雜說也今莊子之分內外蘇子瞻謂出於世俗非

其本意以之擬孟均屬不倫及觀風俗通稱中外十一篇

乃得其解漢書儒林傳成帝求尙書古文得張霸百兩篇

以中書校之非是顏師古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藝文

志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師古注中者天子之書言中以別於外耳

御覽載劉向別錄曰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定著十二篇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又魏志注引三

輔決錄注曰馬日碑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

然則天子所藏書皆謂之中學

官及民間所有皆謂之外蓋自孝武開獻書之策立寫書之官凡諸子傳說皆充祕府七畧所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是也劉向校晏子稱有中書太史書臣向書

向所

參書

長社尉杜參向與同校中祕書

凡中外三十篇定爲內篇六外篇二例正如此孟子在武帝時七篇

早八大內故曰中亦言內猶今稱中祕書爲內府書也其上太史及學官所肄子長所見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本增多四篇以中祕所未有故謂之外中書多古文善本外書容有增竄是以趙劉作注俱以中書爲定也又案劉向傳成帝好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注亦云言中者以別於外因知後漢書劉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此中文亦謂中書也隋經籍志兩京亂後魏氏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此中經亦謂中書也

晉書荀勗

傳武帝時勗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卽中經簿也又云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經籍志又云漢哀帝時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使祕書

劉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案劉向楊雄校書亦俱在天祿故唐六典謂向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而漢官名有帶中書者蓋亦昉此明乎中書之義則知孟子之內篇矣外書篇目陳仁錫孟子考異序曰性善曰辯文曰說孝經曰爲正蓋依元刻玉海藝文句讀也劉昌詩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見經義考孫奕示兒編云前輩親見館閣中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時人以性善辯文爲一句

說孝經爲政爲一句甚乖旨趣古文辯辨正政通用廣業
案孟子時言性如告子等已數家不容無辨文則說之足
矣何待辨乎劉孫說是

五經論孟董而習之推詳古本必曰易與孟子以二書皆不經秦焰也然易自鄭王之後經傳混淆紫陽加意釐定復爲明初大全所汨象象文言遂與本義齟齬孟子七篇雖得邢卿章句而久濶子流非有名家師授傳述訛舛安見其古本哉廣業旣輯孟子逸文見各書徵引字句往往不同說者謂所見本異而集注亦有古本今本及外國本則異本又不可不究詳也考是書最古者漢河間獻王本史稱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眞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之屬是也東漢有祕閣本黃香詣東觀章帝賜以孟子淮南各一通其民間行本則子長所謂世多

孟子四考

卷十一

有其書者然如惠王攻趙已與今文不同於時韓詩毛傳載輒盈篇說苑法言引非一簡荀卿董子逞彈駁於前子思孔叢滋緣飾於後不既隱暖而紛綸乎他若孟堅採志食貨仲任摘著論衡以及牟融馬融高誘應劭鄭康成許叔重之流趙氏所謂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也魏晉而降更難僂指聖證述子居爲字之義士緯識門人所記之書王劭稱業受子思傳元謂體擬論語袁瓌揭誨誘無倦之旨法琳發劇談垂美之論鈔自仲容錄由孝緒證經史者孔賈李顏原性道者韓李皮林此其尤著也計其爲本奚啻千百卽不至乖異要非盡雷同也夫漢晉世遠文滅校飭良難以

字體辨之幽爲邪期爲碁悅旁從心智下加日其出唐人鈔錄可知宋祥符五年孫奭等撰音義二卷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見玉海藝文自是始有板本但宋槧今不易得因以汲古閣注疏本爲主參考宋本石經條錄漢晉以來訖於唐宋凡有睽異悉著於篇而注疏本之與今集注本不同者亦列焉其有改竄太過援引舛謬則附見各章之後庶爲循誦之一助云作孟子異本考第二

孟子異本考

海寧周廣業述

趙氏題辭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正義云梁惠王篇二十三章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
二十三章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十五章四千五百三
十三字離婁篇六十一章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十八
章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三十六章五千五百三十五字
盡心篇八十四章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計之是二百六十
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雜記則云今七篇二百六
十章其字數梁惠王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五千一百四

十四滕文公五千四十五離婁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四千六百八十三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廣業案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寤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疎於布算據正義各篇分計之字核之實止三萬四千八十五字視雜記且少一千三百二十五字視趙亦少六百字而當時歐陽永叔鄭耕老所說並與趙同卽正義亦自謂總計適符則必有一誤者矣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于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賸字得無有後人所羈者乎至章之少一則以趙分孟子

自范之齊節爲一章孟子曰王于宮室以下爲一章而今合爲一章故也石經孟子致爲臣而歸章不跳行連上燕人畔章彭更問曰接寫與鑽穴隙之類也下均是筆誤

梁惠王章句上

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

賈公彥周禮正義

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

後其君也

鹽鐵論。晉書王導上書元帝引此同惟君下有者字

附史記魏世家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案此與孟子列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皆是約舉孟文楊升菴嘗識其拙今觀征爭二字爲義迥別趙岐曰征取也鄭氏周禮注云政字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矣是漢本作征也又舊唐書裴諝傳引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此又襲史

記之文理即治也避高宗諱凡此

於仞魚躍

案丁公著手音與張鑑音義並見孫奭音義後同。

室于虛賦充

而民勸樂之案左傳昭九年庶民子來注

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是杜預所見本作勸也

斧斤以時入

鹽鐵論無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周禮注正

梁書張充與王儉書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知古本有有麻字者。沈約究竟慈悲論引五畝之

宅六句稱孟子爲外典文亦小異

七十者可以食雞豚孔穎達正義百畝

之田無失其時

楊倞荀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

野有餓莩而弗知發

漢書食貨志贊應邵注養狗彘者使

氏曰莩音藥有梅之葉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莩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音義亦

同黃公紹韻會殍或作薶通作芟及受案說文受音曉凡
从孚者皆當作受今變爲孚轉寫誤耳非孚信之孚今經
史承訛難遽改故兩存之。案宋書律志序曰班氏采孟
軻之意用序食貨考班志所言正經界及畫井受田之法
賦稅樹畜之制皆采孟子而文不同至贊中乃明徵其辭
而敏野芟字皆與今異蓋漢本如此陸宣公奏議曰犬彘
厭人之食而不知檢册府元龜
邦計部小序引孟亦作犬彘

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飢而死則曰非我也歲

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

鹽鐵論。今作使民飢而死飢未及

死飢而不救則餓且死矣告子篇飢餓不能出門戶四書
逸箋曰韓子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淮南子寧一日飢毋一

旬餓是餓甚於飢也
故言餓殍不言飢殍

孟子蓋惡夫廩多肥馬而野有餓殍

楊雄太僕箴見古文苑
鮑彪注廩方九反斃也

孟子

塗有餓殍

後漢書注引趙岐曰餓死
者曰孳孳與殍同皮表切

附意林虐政殺人何異刃耶。案意林所有孟子皆與今文異然實取內篇刪潤之非別有本釋史經義考以此及敬老愛幼等條入佚句茲附見其尤異者

願比死者壹酒之

宋本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同

深耕易耨

孫音義耨奴豆切亦作蓐

望之而不似人君

呂氏春秋注

天油然與雲沛然下雨則苗淳

然而長也

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

霈然下雨

徐堅初學記御覽同

挾太山以趨北海

孫音義超或作趨。案閻若璩四書釋地曰禹貢海岱惟青州蘇秦說齊宣王曰齊

南有泰山北有渤海孟子蓋取齊境內之地設譬也

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

人之幼

晉書段灼傳

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

子云云善推其所有而已

說苑

蒞中國

宋本考字書無之亦作蒞

放

辟邪移

手音說詳後

是司民也

手音。案司古伺字

則蓋反其本矣

毛晃增修禮部韻畧蓋字引孟爲證韻會合韻蓋或
作盍亦引孟案史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慎
諸並以盍爲蓋金履祥集注考證上作蓋下作
盍注云蓋者蔽辭盍者責辭足利本却俱作盍
桑宋高宗御書石經。案樹爲英宗嫌諱故避之後植藝
紹興年所摹勒也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禮記中庸等篇
皆楷書孟子兼用行書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卽
此也孟子刻石在東廊南祇存第三四六七八九十五十
六十七十九二十一共十一片蓋原有二十二片而今亡
其半矣文多漫闕向就石摩得錄之繼從梁君履繩借搨
本與宋板本詳校大率相同但多避諱字耳。趙希弁讀
書附志云石刻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
所書人姓字曾宏父石刻鋪敘作十二卷宣和五年帥席
貢暨運判彭德入石計四册晁公武石經考異云皇朝席
貢宣和中知成都刊石置於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
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子豈有闕耶其論
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顙爲類不可勝數蓋其時孟子尙
入子部故晁氏議席爲謬然亦可見紹興之前蜀中先有
石本矣開成石經舊無孟子近賈中丞漢復始補刻之至

方氏釋疑載徐敬集記石經十九刻云蜀孟昶南唐昇元俱有孟子則殊可異矣高宗石經玉海云紹興十六年書

孟子刻石立於太廟薛應旂漸

江通志云石經孟子十四卷附意林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案後漢書

陳忠疏引是二十句與今本同知此爲馬氏刪潤非異本

也御覽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

後漢書注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

於百姓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

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

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

能不可強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

老云云天下可運於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案此改

竄之失其本真者晁氏客語引老吾老

二句上加中庸仁者人也四句尤誤

又劉元傳注孟子對梁惠王曰

緣木求魚此誤以齊宣爲梁惠

梁惠王章句下

猶古之樂也

石經古本

吾王好鼓樂

金本。凡言古本及宋尼利金注疏等本俱詳古注

羽毛之美

文選注陳祥道禮書金本同。案禹貢荊州貢羽毛史記夏本紀作羽旄蓋二字古通

父子不相顧

文選注

今王頗鼓樂於此

後漢書注。按劉歆刊誤云多

一頗字

今王與百姓同其樂

後漢書注

附詩盧令篇正義孟子對梁惠王曰今王田獵云云同樂也此誤引

書傳有之

詩靈臺篇正義

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

以爲小

袁宏後漢紀樂松語不言出孟。是考所列各書本皆連孟子曰今並省去以免煩複其引孟文而

不明言所出者必注以別之。王楙野客叢書云後書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里人以

爲大注引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

松之語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字下脫一

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

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耶章懷不深考耳廣業案後書談脫十字觀袁紀自明不待世說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曰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與楊子文同穀梁疏云毛傳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今考詩靈臺傳作諸侯四十里與孟子正同士勛以爲三十里或據別本歟民猶以爲小係孟子之言周禮正義引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

選注

芻蕘

作宣王之言亦誤

者往焉云云與民同其利也

三輔黃圖又長短經芻作芻姓共之廣韻芻側隅切說文刈草也俗作芻唐元度九經

字樣芻象包裹束草形作芻誤莊履豐古音駢字續編云淳化帖作芻正里通芻俗

殺其麋者

長短經

則是四

十里

劉遠三都賦注

是以四十里爲弊於國中也

世說政事篇注

則

是以四十里爲陷阱

白六帖案白帖節潤孟文與意林畧同姑錄數條備考

附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
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
雜記云七篇無傷槐被誅事廣業案晏子春秋齊景公有
所愛槐令吏守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
者且加罪焉楊賜之言蓋出此也
其取獸有罪亦非與梁惠王言

湯事葛文王事大夷因仁者能以大事小

曹植集求自試表不言出孟。案手

音謂昆夷大戎別名本此

文王事混夷

石經宋本同趙注引詩混夷兌矣亦作混手音音昆。案

讀會混通作昆引孟爲證史記匈奴傳隴西有緄戎正義曰師古以爲卽混夷也王應麟詩地理考引孟作昆毛奇齡毛詩寫官記昆始爲貫其後爲串昆夷之爲混夷爲緄夷此以昆而誤之者昆夷之爲串夷爲患夷此以貫而誤

者之

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

劉昭續漢志補注不言出孟

守者守也

左傳正義

吾君不游

易正義下句亦作君

一遊一譽

左傳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正義引

異本

服虔曰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雖不言
出孟子慎當必不誤今本作豫趙注引左遂亦作范宣子
豫焉非也禮射義則謂謂胥譏孫音惟君所也石經

燕則譽與此義同

蓋徵韶角韶是也

陳仁錫四書考異云陸筠作韶案

行字當屬脫漏此

張參五經文字角作角蜀志魏延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

則作角亦可然此字以角爲正婁機班馬字類有韻招字

注引作祉招乃

避徵字嫌諱附後漢書陳蕃諫獵疏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

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頻眉之感景公爲

之不行。案因學紀聞曰此以孟子二章爲一章

管子內言戒篇桓公將東遊問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

至琅瑯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
遊也春出厚農事之不振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
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出從樂而不反者謂
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
拜命曰寶法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景公出游問於晏子

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遊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
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
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
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
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
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而歷時不反謂
之流從不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
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
洪邁容齋三筆云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傳記所
載容有相犯者乎管氏旣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
子春秋也廣業案晏後於管猶魯季文子述藏文仲之言
豈嫌相犯但不應前後事文適相符耳晏子春秋與孟子
小異朝舞作朝舞丁小正杰曰太平寰宇記萊州掖縣轉
鮒下引左思齊都賦轉鮒朝舞奇觀所說附作鮒舞亦作
舞說文無舞字舞乃舞之重文歷引國語莊子諸書證之
古朝夕之朝皆作朝趙注轉附朝舞皆山名又言朝水名
也集注考證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正用趙氏後說今當
從之其說甚辯考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朝陽縣注應劭曰
在朝水之陽續漢志作東朝陽左傳襄二十七年釋文云
朝如字一音直遙反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

南注引應說而云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是朝水北
魏時尚存殆卽趙氏所謂朝水名者今也不然注以今爲
晏子時友人俞樾山思謙謂此十句皆用韻文亦古與
上六句皆夏諺之辭其所謂今當是羿代夏政淫遊佚政
之日其民追述前王譏切時事爲諸侯度爲諸侯憂兩
相形皆謂王者虞箴稱在帝夷羿可證以流連荒亡四字
難解從而釋之其非同時人語益明此說極隨蓋景公方
事遠遊而欲比於先王觀卽與好慢遊者不同晏子既善
其問因言先王之制天子諸侯非巡守述職無越境遠涉
之事春秋則循行郊野以補助爲事引夏諺前六句明遊
豫之惠民後十句明非事之病民又詳言流連荒亡名義
而云此皆先王觀所無然則遠遊卽非先王先王從無遠
遊惟君所行箴勸已在言外景公之舍郊興發其有感於
晏子之言者深矣晏子書輯自後人持摭舊文殊難盡信
至管子猶輔轉卽注曲爲之解丁小正以
爲傳寫之訛理或然也要當以孟子爲正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

堂魏書賈思伯明

哀此瑩獨

宋本孫音義作梵音瓊石經作
梵○案孔鮒小爾雅寡夫曰梵

乃裹糒糧云云行者有

裹囊也

宋本。案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則知作裹糧者誤

古公亶甫

古本

注同

附劉向新序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云云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惟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云云文王曰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云云。案此誤以齊宣爲梁惠又合二章爲一章韻會比其反也。寅韻比比各出比密也又及也引禮記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及孟子爲證又比近也又卦名此輔也案說文二人爲从反从爲比無比字恐是韻會之譌

所謂故國者臣非但見有高大樹木也爲有累世修德之臣

也

論衡。案此文今見趙注以蔡中郎得論衡丞敦人勿廣推之趙未必見王氏書意出別本孟子趙遂取以入

也注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

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

舊唐書崔元亮傳

野客叢書曰古人引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問亦有害理處如范煜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繼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子云衆人皆曰殺之云云此等語雖不無損益不甚害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袁盎曰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傲今尙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日之意未安也

賊仁曰賊賊義曰殘正義

正聞誅獨夫紂宏明集梁范縝答曹舍人

未

聞弑其君也

選注足利本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

後書劉元傳注戶經諸本並同今塾本集注作見

齊人將伐燕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戰國燕策。案史記燕世家據之索隱曰與孟子不同王應麟史記正誤遂謂出自史公引朱子云此傳聞勸

齊伐燕之誤冤矣

湯一征自葛載

初學記

鄒與魯閏

廣韻案張鑑音義閏胡弄切闕聲字从門許慎說文卷三門部訓云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門之形

凡門之屬皆从門都豆切其闕字注云闕也从門其聲孟子曰鄒與魯閏卷十二別有門部其訓云闕也从二戶象

形凡門之屬皆从門則門門二字音部本是判然自願野上玉篇門部始云今作門同至廣韻直云凡从門者今與

門戶相類故於絳韻闕字注云兵闕也又下降切俗作闕韻會因俗作闕送韻闕聲引孟尚從門從其絳韻闕字引說文闕也

之送韻闕闕聲引孟尚從門從其絳韻闕字引說文闕也本作闕从門其聲孟子鄒與魯閏今又通作闕又巷字注

或作闕引楊子一闕之市證之斯盡失其真矣蓋丁度等禮部韻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送絳二韻並從門至禮部

異本

增韻始據說文正之謂孟子鄒與魯閭當从門廣韻通作門者非是而又云據孟子楊子皆有兩音是以傳寫誤从門今場屋中用孟子楊子及經文假借字姑从閭餘宜依令文則又鶻突今當依宋本作閭爲是石經亦訛作閭

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云云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

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

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毛詩縣傳

正義曰此孟子對

此言古公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並云大王亶甫居豳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孔叢子及書傳畧說太平御覽並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

君不爲社稷乎大王宣甫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
爲民也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
宣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
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
之邑又吳越春秋云古公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
如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
金玉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
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
古公乃杖策去邪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君何異
邪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捐釜餽而歸古公居二月
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禮記哀公問
注大王居邪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
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又家語作吾聞之君子不以所
養而害人說苑作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文皆與孟子
小異趙注交隣國章云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
邪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卽狄也吳越春秋所說
似狄與獯
鬻爲二種

附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大王去邪。索
隱云孟子是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攻趙與孟子不同

廣業案魏世家伐趙在惠王三十年又年表魏襄王三年伐趙據竹書紀年是惠王後元四年時孟子未至梁也但史公自言讀孟子至梁惠王則不應誤

觀新論所記或據別本與互詳逸文

曰不

孫音義否方久切亦作不音同

君將爲來見也云云非人之所能也

吾不遇於魯侯天也

風俗通

阻君

孫音義

行或尼之

郭璞

注。耶曷正義曰所見本異或傳寫設

止或屈之

手音云居字。案顏元孫于祿字書平聲屈尼

注云上俗下正疑屈爲尼之訛

余之不遇魯侯

後書注下亦作余

予之不遇

魯侯云云安能使予不遇乎

李翔集答皇甫湜書唐文粹手作哉。案劉峻辨命論孟

子輿困臧倉之訴李師政辨惑論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夫孟子既非于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哉

公孫丑章句上

管晏之功

沈約注阮籍詠懷詩

或復善乎

選注

曾西欸然

說文欸章六切怒然

也韻會通作蹇

曾西艷然不悅

玉篇艷蒲沒切說文曰色艷如也孟子云云又俗作艷案今本

說文及繫傳皆色旁弗

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

選注

相與輔押之

手音押音甲輔也義與夾同

雖有鎡鎡

賈思總齊民要術其下注云上茲下基案此當是音讀俗

刻金旁誤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

長短經案漢

書與喻等傳贊引語云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禮記月令注作鎡鎡周禮注作茲其說文櫛字注斫也齊謂之鎡鎡舊

唐書隱太子傳

鷄鳴犬吠相聞

選注

速於置却

洪適隸釋漢安

贊正用此二字

鷄鳴犬吠相聞

選注

速於置却

洪適隸釋漢安

平相孫根碑靈帝光和四年立其字體與他碑不類斷爲漢人八分廣業案漢本孟子不可得見戴侗臆造徒足惑

人今以隸釋所載東漢一百八十九碑考之中用孟文者止此及枉尺直掇叔粟如火三句彼皆文異此獨以八分

書錄之以存古製隸釋又有靈帝中平元年所立司隸從事郭究碑中用書垂置郵句字體正同今本然則今之孟

子亦不盡俗書矣說詳卷末

民悅而歸之

選注

猶解於倒懸也

後書注

附鄭氏曲禮注曾子曰吾先

李翱雜說曰曾西不忍爲曾仲也

孟子又不肯爲曾西此亦誤會

呂氏春秋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困學紀聞引其文云

舜行德三年而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境孟子之言

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云云此可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廣業案趙注置郵句云速於置郵傳書命也南軒孟子說

取之集注則云置驛也郵駟也驛駟似無甚分別禮部增

領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

古曰卽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

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爲證通志堂經解有元人

四書辨疑其論置郵謂南北玉篇江南廣韻置字止訓安

置設立因歷引漢書中諸訓釋及毛說皆以爲未安置止

是置設郵乃傳舍驛郵也言德之流行速於置設郵遞以

傳朝廷之命說與呂氏所引正合又後書郭泰傳郵置之

役注說文郵境上傳書舍也風俗通漢改郵爲置置者度

其遠近之間置之也然則周有郵無置作置設解極得

思拔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

選注

思以一豪挫於人

宋本案

班馬字類豪韻注史項羽紀秋豪不敢有
所犯漢高帝紀秋豪無所敢取豪與毫同
吾不遄焉音手

造音喘
氣之師也孫音義
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

後書注。案董子繁露引我善養句曰謂行必盡禮而心
日善常以陽得生其意也漢書班固答賓戲曰孟軻養浩

然之氣注項岱曰皓白
烏是何言也云烏蓋齊魯發語

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穎吳元滿六書正

義烏否也俗誤用惡。案孫音義惡音烏則孫本是作惡
以岳本烏可已也推之則此亦可作烏韓詩外傳及新序

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惡信齊音
夫子既聖矣乎古本金本
得聖人之一體論衡
曰不同道

宋本無此四
字石經有
可以已則已論衡
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

仁者不爲也晉書刑法志王肅慎刑疏釋史
引三國志注取作得無上者字
河海之於

潢潦魏了翁鶴山集。案夏小正潢潦生萍
潢下處也左傳注潢汗停水行潦流潦
若仲尼者

拔乎其萃出乎其類

後書注曹植學官頌作出乎類拔乎萃

生人已來未

有如夫子者也

杜牧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稱韓引孟文如此按原碑作所謂生人已來未有

如孔子者

天作孽

宋本下句同。案說文孽从虫辟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祲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又孽字注云俗孽訓

子辟聲皆魚列切廣韻孽同說文又有孽字注云俗孽訓賊子亦引說文惟玉篇孽或作孽韻會孽本作孽今作孽通作孽引中庸必有妖孽書天作孽爲證孽本作孽今作孽引孟孤臣孽子爲證據此則宋本上既从山下當从虫今作孽是妖孽孽子二字漫無分別矣反不若依玉篇作孽爲得五經文字云孽彖省作孽此庶孽之孽經典亦通用爲妖孽字

皆悅而願臧於其市矣

孫音義

古者關譏而不閤

藝文類聚何頑集引

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云云皆

悅而願爲其民矣

周禮注孫音義氓或作萌或作毗皆音盲

仰之如父母矣

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云云如是則無敵

於天下

周禮正義。自有句古宋本同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意林。御覽作見孺子入井皆

有惻隱之心非子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下內交音義亦作納交

知皆殯而

充之矣

孫音義殯音霍。案魏校六書精蘊殯引弓滿也从弓从庚會意因之爲殯充孟子殯充三篇案說

文从弓黃聲俗作擴賢行狀李膺告鍾毓

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

魏志引先

仁也

無惻隱之心非仁也

抱朴子仁明篇又白帖同其上句云惻隱之心

無辭遜之心

石經案此避漢王諱盡心下能遜千乘之國同

惻隱者仁之

端

注謂其身不能者是賊其身

皇甫湜夷伊清和論見文苑英華

矢人豈不仁於錮人哉

廣韻下句同押韻釋疑覃韻函錮並收錮下引孟却作函

反諸

身而已矣

後書注

伯夷與鄉人處如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之上行之望望焉若

將浼焉

白帖

是亦不屑就已

宋本。案五經文字屑屑注上說文下經典相承

遺迭而不怨

孫音義迭或作失皆音逸

厄窮而不憫

孫音義

彼爲彼

我爲我雖裸程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

劉向列女傳不言出孟

雖袒裼裸程於我側

音義

汝焉能浼我

說文。案長箋云去哉字古今引書

之常仍而不補以見古文異同亦以見語詞可有可無又以存作者筆削若必如今文而後可則古文面目終不可得而見卽非

援而正之而止

義音

伯夷

虎音義。案後書黃瓊傳君

子謂伯夷隘

附風俗通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此訛孟爲孔又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尤所未聞

公孫丑章句下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園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

利

晉書段灼陳時宜表全用孟文。俞廷椿周禮復古編云簪人九曰簪環如孟子環而攻之之環爲九簪之一

又環人掌致師蓋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廣業案韓非子飾邪篇初時者魏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

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數年在東

也故曰窮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恃然觀段灼恃之愚莫大焉據此亦言占筮天時之不足恃然觀段灼

園圍之字終嫌俞解爲鑿

寡助之主

義音

今以弔

宋本案注疏本同塾本集注以作日

今日以弔

古足利本考文補遺訛作注

有

負薪之憂

選注見阮籍奏記
蔣公負薪疲病下

君臣主欽

后經下欽子欽
王同。案此避

諱翼祖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矣

儀禮疏上云齊王
召孟子不肯朝不

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
升氏之家景子譏之云云

吾何慊也

後書注

天下之達

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

周禮注又儀禮注
上句與今本同

天下之達

尊曰德爵年

李翱答王
載言書

威公之於管仲

石經。案此避
欽宗諱後同惟

遺宋桓司馬於季
桓子桓字但闕筆

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

其所受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命

韓愈上張僕射書方崧
卿舉正從杭蜀苑本如

此朱子考異云諸本皆作教閣本作命方云考孟子上語
當作受命今按孟子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

而字本皆作教不知方氏
何據也見東雅堂韓集

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

集注

考證引韓
文公集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云云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云云行者必以責辭曰歸責云云故爲兵戒歸之備乎

論衡

附初學記兼金好金也誤注爲正文

靈龜

方氏通雅石經孟子靈龜卽蜺蠃見楊桓六書統。案此亦見古音駢字其所稱石經當是蜀中所刻晁氏考

異有二十七條惜未之見但說文蜺字重文有三其籀文从氏从虫疑靈爲蜺之譌

於人心獨無忤乎

廣韻效韻忤忤也出孟子。案今本止有忤字趙注快也必忤字之訛玉篇忤胡交

切快也校吉了切驚也又胡巧切點也音義迥別禮部增韻笑韻校下注引孟子而云廣韻作校則傳訛久矣

吾聞之

石經宋本案注疏本同塾本集注之下有也字

附戰國齊策注子曾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曾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異本

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石經。案此避廟諱通鑑亦然陳賈問於

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

有諸曰然論衡

古之爲市也石經宋本禮書引登壘斷而网市利說文買

从网貝莫蟹切。趙注龍斷謂裸斷而高者也陸善經注謂岡隴斷而高者丁公著則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今

考說文龍本作壘蓋傳寫脫下半耳楊伯岳九經補韻據孟子云龍音壘合於上聲二腫壘字下添入韻會云壘有

作龍者亦引孟爲證今言與隆聲近壘矣列子作隴冀之南漢之北無隴斷焉是也說文此句見買字注入貝部不

入网部亦作网通作网凡售人之物曰買從网從貝通志作買非

則是干祿也風俗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渣水經三宿

而後出境荀悅漢紀文是子所欲也考文補遺載注疏本。案此字誤

帝十四年論

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

風俗通上句論衡同

姱姱然見於其面

手音。案說文姱很也从女幸聲。韻會或作悻又恚貌引孟爲證。

恇恇然見於其面音義

○案趙注引論語云悻悻然小人哉則悻與恇。經字同說文長箋曰趙岐引作悻悻宜引作恇。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論衡選注

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

命世者

三國志註引傅子亦見選注。案史記云孟子命世之才趙氏題辭云命世亞聖之大才李陵書亦

言命世之才文選注命名也凡五見其間必有命世下據廣雅餘俱引趙岐然趙注却止云名世次聖之才索隱引亦作名御覽引姚信士緯云孟子鳳峙高世之英也

舍我而誰也

論衡選注

滕文公章句上

成觀

廣韻騷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觀。案此本之說文苦閑切平聲今作古覓切非。

今滕國

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

周禮正義

若藥不眠

胸

音義云音同膜眩

厥疾無瘳

周禮注魏了翁周禮折衷引之

齋疏之服

宋本。案說文齋從衣齊聲漢書朱雲傳攝齋升堂韻會引此并趙注云卽齊字僞疏去此注直作

齊廣韻脂字韻齋齋綾經典通用齊又云齋與案同干祿字書齋齋注上齋裳音吞下齋戒側皆切則文與音義迥

異不可混也

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

金本

吾佗日未嘗學

問

宋本下佗求同。案達蒙章尹公之他左傳作尹公之佗是二字古通用九經字樣他說文作佗音拖今經典

相承作佗音駝作他音拖

草尙之風必偃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據趙注改上爲尙則知廖

氏本作上矣

石經諸本並作上唯六書故作尙詳政不足與間也注

晝爾於苗

音義云或作苗誤。案儀禮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艸茅之臣鄭注古文茅作苗則非誤

有

常產者有常心

石經下同。此避諱梁惠王上篇恒產恒心闕末筆

放僻邪移

義音

云諸本作移誤。案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知古字通借

是司民也

張鑑云誤

商人七十而鋤

說文鋤字注又云鋤借稅也從來助聲周禮曰以興鋤利氓。案周禮遂人注鋤讀

助謂起人民相佐助也說文以殷爲商乃宋本避諱非許氏元文石經作商人下商曰序同

殷人七

十而訪

考工記注下訪者莫善於訪同

使民胼胝然

手音許乙切集注從目以今五禮切

或音匹覓切者非李文仲字鑑曰盼胡計切說文恨視也从目考聲又引佩觿曰盼恨之盼爲盼兮其類非有如此

者盼匹覓切顧視也从目以分井地不鈞。古宋足利本集注考證氣出貌月有恨氣也

井地不鈞

。雜記云鈞

與均同今本作均詩經正義引作均

是故暴君姦吏

考工記注

野九夫之田

而稅一卽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禮記王制公田藉而不稅正義引之

九原作大據禮記考文古本正嘉本並作九今從之

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

工考

記

自卿以下必有圭田

周禮注

方里爲井

書正義

裨屨織席以爲食

張鑑音義

饗餐而治

金本

許子必織布然後

衣乎

石經宋本

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

古本。案注疏本同。足利及集注有其字。

有小民之事

石經宋本。案唐避太宗諱改。民爲人今作小人沿唐本也。

獸蹄鳥

迹

石經注疏本同。集注作跡。

踰濟潔

選注

淪濟濕

手音云作濕者誤。案五經文字濕。

濕

注云他匪反。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兗州水名。經典

相承以爲燥濕之濕。別以潔爲此字。見夏書與釋文同。而字義不同。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表潔陰

長幼有敘

石經宋本

放勳

手音云曰或作日。誤案易大畜九三虞翻作日。閑與衛王弼作曰。閑與衛禮部增韻質韻日又

作曰。引易及孟爲證。然日字上畫不滿與日異。

正之直之

石經。此避諱。

吾聞用夏

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

牟子理或論

以夏變夷未聞變夷

於夏

後書方術傳論

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林意

未聞或之

先也

宋本

師死而遂偕之

手音此與前姪姪字並據經義考錄之坊記民猶偕死作偕。

強曾子

宋本。宏明集僧順釋三破論云仲尼既卒三千

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子勃然而言曰

子起此非子之座案此取孟子及史記弟子列傳之文敷

衍之講堂說或相倍筵從手音音師云或相什百本

法禪語也

或相什佰禮部增韻云言數相去或彼一此百或此一彼

徐子以告孟子曰夫夷子宋本狐狸食之石蠅蟬姑嘬之

手音云蠅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蛭同其顙有疵考工記

謂浮蛭也音由一說蠅姑即螻蛄也

耒廔長尺有寸注鄭司農曰廔讀爲其顙有疵之疵案

正義云俗人謂顙顙之上有疵病故從之此誤解也

蓋歸反纂裡而掩之音

滕文公章句下

枉尺直尋綠釋議郎吾爲之范氏馳驅音義云範我或作

元賓碑

異本

范氏范氏古善御

者。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孟軻稱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

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風俗通。案荀悅漢紀徐偃曰枉尺直尋孟子

猶稱終日不獲一焉注選

安居而天下息意林

則遑遑如也注選 桀盛不桀宋本。案五經文字桀音結从丰从刀麻一端也與潔異義韻

會潔通絜詩孝子之絜白

不亦泰乎論衡 以其道注選

與葛伯爲鄰史記集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同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爲不

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

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桀盛云云

葛伯又率民奪之不授者則殺之

水經注

湯遺之牛羊葛

伯得而食之又祀云云湯使亳民爲之耕云云葛伯率

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殺之云云

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云云爲疋夫疋婦報讎也

藝文

類聚。御覽皇王部引孟與此同惟天下聞之作四海之內又兵部引新序作湯居亳七十里與葛伯爲鄰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云云有一童子以黍肉餉云云

湯使亳衆爲之耕云云要

其酒食黍稷者劫而奪之

書正義

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

其民

選注。案趙注載始也一說載當作再言湯再征十

始南唐

南面而征北夷怨

宋本

有攸不惟臣云云匪厥

立黃

宋本又增韻下匪字同。案注疏本亦作惟壑本作爲趙注攸所也言君子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

執臣子之節韻會說文車答也本作匪引逸周書實
立黃於匪孟子匪厥立黃爲證又云今文尙書作匪

我伐用張馬融書序正義引

我伐惟揚云云則取於凶殘

正義左傳

引馬融書序云云今大誓無此文。趙氏謂此古尙書之
大誓不與今同應潛齋文集乃譏孟子讀書經多訛謬不

如今人全見五經正文是直以
大航頭本爲正經誇於亞聖也

元黃於篚以迎君子此誤以周爲殷

段干木踰牆而避之

後書陳元傳論

泄柳閉門而不納

後書注

胎

肩諂笑

鄭氏詩箋。文選張衡傳作歛漢書楊雄傳作翕

以待來年然後已如何

宋本

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

續漢志注引仲長統答問

澤水警予

廣韻

驅

龍蛇而放之菹

宋本

誅紂討奄

考文補遺云古本

仲尼云德我

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

北史魏崔亮傳不言出孟

諸侯恣行

漢書注應邵引

亦見後書注

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

韓愈與孟簡書案宋本楊旁从才今从木

野有餓莩

音義或作殍丁音孚

此幸禽獸而食人也

古足利本

能以

言距楊墨者遠矣

皮日休題後漢書釋老志見文苑英華案法言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此卽距楊墨之言而推衍之也論衡云楊墨之道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牟子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揚墨之黨舌舉口張皆此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子汜論訓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

繁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于於陵云云終居於陵

後書列女傳於陵子終注引

井上有李實蟪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而食之

選注

陳仲子捆履而食

說文繫傳。案繫傳引經傳多異恐有誤如以禮記

爲論語之類正不足信

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

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

水經注

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

出居於陵

徐幹中論貴言篇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

張鑑音義。案韻會鵝字

注云集韻亦作鵝引孟與此同歐陽詢三十六法曰鵝之爲驚爲鵝以其字難結體故互換爲之亦借換也

已嘖蹙曰

白帖。案王弼注易復九三頻復云頻頻蹙之貌魏了翁易要義云頻如字本又作頻頻蹙也

鄭作顰馬云頻憂也又王注巽九三頻巽亦云頻蹙虞翻注云頻額也據此則頻爲蹙額蹙爲蹙眉微有異莊子作

蹙 出而吐之

論衡。案初學記引論衡作仲子恥負前言哇而出之與今本異風俗通曰孟子譏

仲子吐鵝顰之美而咽井上苦李正作吐

附世說注引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有乏糧

三日餽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履令妻
辟爐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鷺者仲子頻顧曰
惡用此鴟鴞爲哉後母殺鷺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
曰鴟鴞肉耶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案今本高士傳與此
小異仲子下無子終三字
以易衣食下今本並無
附白帖引此章誤
以匡章爲公孫丑

離婁章句上

咄咄猶沓沓也

玉篇口部咄字注餘世切亦作叟。案叟字是唐上元間孫強所增以避太宗諱而改梁

世不應有此體也押韻釋疑曰咄亦作謔沓達合切合也說文語多沓沓若水之流七經考文詩大雅板之篇無然泄泄古本註疏引釋文泄說文作咄六書正義引孟作詆詆者多言也

欲爲君則盡君道欲爲臣則盡臣道

選注

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其君者

曹子建集求通親親表

是由惡醉而強酒

宋本。容齋四筆云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王由作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已

饑之也由已溺之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見且由不得亟由並與猶通用案注疏本此尙作由集注鑿本作猶見且由句則注疏亦作猶矣

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

則反其知

穀梁傳上有故曰不言出孟。案押韻釋疑真韻知與智同經傳多借知作智新制補入智字

下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宋本諸本同注疏本作則

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獮也

爲數驅雀者鷁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

晉書段灼傳不言出孟川人字

避唐諱

仁宅也義路也

抱朴子

道在爾而求諸遠

古本

事在易而求之難

宋本注疏本同集注之作諸

夷齊避紂

史正義。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

大公避紂居

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爲善養老此二

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云云其子易往

陶潛聖賢羣輔

錄引尚書大傳。案野客叢書曰淵明引孟子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

眊然

白帖。論衡曰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心濁則眸子眊瞭者日文瞭也亦與今孟文小異

莫良於牟子

四書考異云陸筠作牟

眸子不能奄其惡

宋本

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

高誘淮南子注

天下溺則援之以道

選注

繼之以忿云云父子相夷惡也

皇侃論語疏

既食問有餘乎曰有云云若曾子者所謂養志也曾元者養

口體也

帖白

政不足與閒也

宋本。岳珂鑒本無與字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草上之風必偃據趙注改上爲尙此多與

字烏可已俗少也字今一削一增而已案岳所據是廖本

集注謂閒字上當有與字四書辨疑云中原古注本閒字

上未嘗有與字蓋南宋傳

寫之差耳注疏本有與字

烏可已也

岳珂本沿革例云俗本無也字今增案烏宋本注疏本並作惡

惡可已也則不

知足之蹈之

宋本

手之舞之也

金本

而瞽瞍底豫

宋本下句同。案董衝唐書釋音底柱之底職維切字鑑軫視切平也致也从厂氏聲與底字

不同底音邸下也則今讀若抵者非

離婁章句下

桀卒於鳴條

後書注。逸民傳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注引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以奔爲

桀不可強解

文王生於畢程

史集解。相如傳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徐廣注

邳蓋字誤周書曰惟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

者邳字宜爲程乎案周書史記解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

畢程矣程字異則畢程國名也王季所宅程邑王應麟

詩地理攷謂即鮮原而周書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

右又有文王在程作程典程寤之文其卽畢程與否不可

知也路史國名記文王卒於畢程注云長安志引孟

子今作畢邳生卒旣殊程邳復異存之以資多識

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

世說注。案鹽鐵

若合符契

書

然得志行乎中國云云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

孟子曰子產脫輶濟人是惠而不知爲政

白帖。案家語孔

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
教也說苑作景差事

孟子曰子產爲政以其乘車濟

人於溱洧可謂惠而不知爲政

太平御覽地部

歲十月徒杠成

爾雅注。正義云。引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今本俱作

十一月。案咸淳臨安志載陳堯佐涵碧橋記中稱孟子曰

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今注疏本趙注却上作周。十一月

傳本有作十月者。郭引不誤。然宋本趙注却上作周。十一月

月下作周。十二月韻會引亦作十一月。當是宋人改正。

十二月車梁成。詩甫田正義。古音駢字車梁注云輿

毛傳但云梁車梁也。穎達始引孟子考甫田如茨如梁

又禮記仲尼燕居鄭注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

梁不成此則明以輿梁爲車梁

君視臣如手足云云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

吳兢貞觀政要

君臣鑒戒篇

源泉混混

諸本作源惟注疏本作源

禹惡旨酒而樂善言

金樓子

附尚書大傳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因學紀聞引云據此則四事爲四時孟子之言出於古書也

王者之迹息而詩亡

選注左傳正義

楚之乘晉之檣杙魯之春秋

其事一也

袁宏漢紀

楚之檣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後書班彪傳

楚謂之檣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

也

左傳集解序史通同宋永嘉陳武史官論引作其義一也見十先生與論

晉謂春秋爲乘

史通雜說。案左傳正義引孟文證杜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檣杙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據此則杜所加止其實二字然今本却并無三謂字也正義又云昭二年晉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皆在孔子之前據周法每國有史當同名

異本

春秋又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注云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正義云魯之春秋等本孟子文名春秋者謂四時之書春爲陽之首秋爲陰之先故舉春秋以包四時也云晉謂之乘者春秋爲出軍之法甸八百家出長轂一乘故名春秋爲乘也云楚謂之檮杌者檮杌謂惡獸春秋者直史不避君之善惡事同檮杌故謂春秋爲檮杌也皆是國異故史異名也引之欲見春秋是記事爲四方之志故也丁公著孟子手音又云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又韻會檮字注云說文本作檮隸作檮檮杌楚史名徐引孟子晉謂之乘乘者無所不載也楚謂之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爲戒張銑文選注檮杌乘皆春秋別名合諸說觀之是魯晉楚之史論周法本皆名春秋晉楚自異其名惟魯仍舊故孟子特詳述之三謂字當非後人意爲添設也手音全書已亡以史通所引合之則丁氏所引亦孟子本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是也至北史載許善心梁史序傳云檮杌乘車擅一家之名以乘車爲書名似未安論衡引此二句與今本同

逢蒙學射於羿

音義案注疏本作逢。禮部增韻逢入四江

安爲別字然今孟子傳寫作逢因而不改今亦收入以示

傳疑押韻釋疑東韻逢薄紅切鍾韻逢符容切江韻逢皮

江切並從王隸釋童子逢盛碑陰跋云司馬相如云鳥獲

逢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鸞鳥號藝文志亦作逢門卽逢

蒙也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左傳

有逢伯陵逢丑父東漢有逢萌編古命氏逢絲爲趙王傳

莊子羿逢蒙不能踦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

逢迎之逢史龜策傳羿名苦射不逢也至孟子則云逢蒙學

有讎門射法則劉褚又借逢爲逢也至孟子則云逢蒙學

射於羿楊子羿逢蒙分其弓后之言姓者始皆作逢石刻

有漢故博士趙傳逢蒙分其弓后之言姓者始皆作逢

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祈此有逢信亦不書作

逢子謂漢儒尙以逢爲逢丁張並薄江切從逢逢逢逢

而莊子蓬蒙字作逢則逢蒙之讀爲鼂鼓逢逢逢逢逢

之逢久矣特从逢在孟子已傳本不同耳

射於尹公之他曰

古本見考

文補遺

異本

小人學

西施之蒙不潔

許慎淮南子注見道藏

西子蒙不絜

宋本韻會作潔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

宋書律志

由己溺之

宋本

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

古本見考文補遺

附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曾參從七十二人致禍負芻見河東集從字新唐書陽城傳作徒與孟稍異

王使人覲夫子

禮部韻畧注疏本作覲考文曰古作覲案

下章放此又滕文公下闕孔子之亡音義云或作戮同音勸

必厭酒肉而後反

選注

將見良人之所之

儀禮注。案賈公彥正義引孟子云

吾將覲良人之所之注云覲視也彼覲爲視亦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考今儀禮注及釋文並作覲詩正義引鄭

注又作闕

吾將闕良人之所之

宋本。案宋本無也字與漢唐本正同

萬章章句上

號泣於旻天及父母卽吾不知矣

書正義

孝子之心不若是

愈

說文愈从心从介聲呼介切忽也徐鍇云字書無忽字孟子本作愈姚寬西溪叢語云說文用古字纂集成書引用愈字恐爲正也五音篇海忽音苦計切心有事也與愈字訓異六書正義愈音蟹憂也變作价俗作忽轉音激

堯使九男二女事舜

呂氏春秋注

附白帖舜其大孝矣五十而慕予於大舜見之矣此誤合飢風章

思君正鬱陶

書正義

鬱陶以思君

禮記正義

鬱陶思君

爾雅注

竅三苗於三危

陸筠翼孟見經義考所載周必大序

封諸有鼻

後漢書注。案此見袁紹

傳象敖終受有鼻之封下又云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考此字諸書不同漢書昌邑王傳葬封象爲有鼻袁宏後漢紀東平王蒼疏君象有鼻魏志諸王傳象爲虐至甚大舜猶侯之有鼻又注引劉表遺袁譚書象受有鼻之封應卽漢書宣帝紀注葬封象於有鼻之國帝王世紀舜弟象封爲有鼻水經注引王隱曰應陽縣東五里

有鼻墟象所封也此皆作鼻有作卑者漢書鄒陽傳昔者
象之平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爲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
音昇予之昇師古曰地名音鼻有作庠者荀悅漢紀宣帝
神雀三年詔曰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庠史記集解引孟子
作庠音鼻雜記曰庠鼻庠界古文通用顏師古曰有庠在
零陵鼻亭是也國名紀作有庠注云孟子作鼻蓋別本孟
子也 仁人之於其弟也後書而封納貢稅焉莊子故

源源而來

說文源音魚怨切从言原聲徐語也。容齋隨筆曰許叔重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

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如孟子源源而來澆漸而行禮部韻畧因之入去聲願韻說文繫傳云源源愿也

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

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

韓非子忠孝篇不言出孟

天下大哉岌岌乎

選注

放勳

古本音義及注疏作勳

不以辭害意

也

文心雕龍夸飾篇

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

意也

左傳集解正義云出孟子文也。案宏明集載梁劉

譏曰意曰志與今作辭者異

夔夔齊慄

宋本

葬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

書正義

葬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同上選注三引一與

不之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

同上

此同其二避作讓

選注亦無故字又

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

選注

作夫而後

太誓曰

宋本

不不然也

韻會。上不字今作否宋本亦然案禮部韻畧否

俯九切不可也沈括補筆談云人語言中不字未嘗離口

而字書謂讀作否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得謂

之否可不然豈得謂之否然古人云否不然也豈可云否

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韻會沃韻

不字注云否辭也慄引諸說稱有補沒甫勿甫九甫鳩四

音而人皆以通骨切呼之雖韻書不載而舉世同辭因言

異本

二七

孟子曰不然也今人皆以兩音讀之然不見於注諸儒雖皆言台有通骨一切及援溫公切韻爲據而諸韻未收近惟蒙古韻畧於通字入聲收一不字於櫟字之下音與卜同今詳蒙古古字巴吾通幫母穀韻幫賓通穀與骨同正是通骨切今如其音增之據此則宋本皆未嘗作否矣論語予所否者史記孔子世家亦作不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陽史記夏本紀作陰集解云孟子作陽案吳越春秋唐文粹陳鴻大統紀序亦作陽續漢志補注引作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啟書正義禹之相

舜歷年茲多選注

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

廣宏明集據楊所史目陶

隱居年紀不言出孟

非其道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意林。案容齋續筆引意

林作一介雜記作一衣今依藏本作芥趙注一介草不以與人是一介本言草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介其鷄史記魯世家作芥服虔曰謂擣芥子播其鷄羽也則二字本通用皮日休鹿門隱書謝惟新合璧事類引並作一介元史耶

律嚴傳嚴素廉潔一
芥不取於人却作芥

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也

選注

歸絜

其身而已矣

石經宋本後凡絜字同

孔子於衛主雍雎

案國策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韓非子作雍鉏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

於齊

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云云孔子進之以禮退

之以義云云是無命也云云將適宋遭桓司馬云云微服

過宋是孔子嘗阨云云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云

云何以爲孔子乎

說苑選注亦作吾聞之

主司城正子

石經。案此避英宗

諱

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

容苟合不論行擇交則何以爲孔子也

鹽鐵論

萬章章句下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云云若朝衣朝冠云云貪夫廉云云

必由其道云云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云云彼安能浼

我哉云云薄夫厚云云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則去

可以止則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云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

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

上連言叔齊此單言夷又無伊尹與孟異

孔子聖人之

中者也

韓詩外傳。書正義引伯夷四句同惟中作時

伯夷叔齊目不視云云

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世說注

貪夫廉

後書王暢

傳又袁宏漢紀載華嶠語北史鄭述祖傳藝文類聚後書注同

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

長短

如已推而內之溝中

宋本壘本如作若

夫子去齊澆淅

而行

說文澆其兩切浚乾漬米也陳翰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淅

伊尹聖人

之和者也

左傳文十二年八愷注愷和也正義云言和於物也引孟云云

孔子德如金

聲也

後書注

治條理也

義音

公侯皆地方百里

古本見考文補遺

樂正求牧中顏敢王愼長息

漢書人表與孟獻子費惠公同列中上數人不見他書必孟子

也六書正義求篆加衣別裴借姓孟獻子友求牧仲之後宋求萬頃割求連下可怪

晉平公於亥

唐也

宋金本。四書辨疑云中原古注本無之字有則似爲備宜取集注爲正

非王公尊賢

也

石經宋金本同

帝館甥於式室

增韻緩韻館字注引此并趙注又至韻二字注古作式又

式貳兩字貳引周禮官府立其貳洪邁容齋五筆云孟子市價不貳趙注無二價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

二貳通用廣業案鄭氏禮記注貳之言二也又有副與不一兩訓是貳可讀從二其大小通用則始唐武后非古也

却之却之爲不恭

義音

曰其交以道

宋本。石經有也字

商受夏周

受商

石經後凡殷皆作商

孔子奚取焉哉取非招不往也

石經上句古本同

尙取非招不往

也

宋本

夫招大夫以旂

文選劉琨詩旂弓驂驂李善注引

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古人用字有相沿通用如鵠鵠旌

旌之類皆原其始是也其說招虞人之旌謂周官全羽爲

旌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卽此因以顧凱之畫蘇武所

執之節上員如幢下數層紅羽鬖鬖以證析羽但趙注所

云注旄干首者本之爾雅及詩傳而鄭注周官司常云全

羽析羽皆五采繫於旌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掌節

注云旌節令使者所執旌是也

則旌與節是兩物不可混也

孟同引

周道如砥

班馬字類紙旨韻底與砥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

世說注藝文類聚

性猶湍

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

意林

孟子以爲性之生善由水之

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

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論疑出性善

篇

人性無不善

呂氏春秋注

搏而躍之

手音搏音團

豈水之

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

世說注

是豈水之性哉

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

李翱

復性

書

附蘇頌濱孟子解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誤合論孟爲一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

歟

選注。案注疏本白玉之白歟猶人之性歟俱从欠旁

嗜秦人之炙

義音

行吾欽

石經下誰欽欽兄欽叔父欽弟後恭欽之心欽老慈幼等句同

今夫蓼蓼

釋文詩思文貽我來牟牟或作蓼孟子云蓼大麥也。案韓外傳作貽我嘉蓼薛君曰蓼大麥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宋本。石經有至字

雨露之所養

齊民要術

可為美乎

金本

二事必不可兼寧舍生而取義

梁書傳贊

生亦我所有義亦我

所有捨生而取義者也

舊唐書忠義傳序。段成式酉陽雜俎魏崔郃曰生魚熊掌孟子所

論此生字當是添湊

所好有甚於生者

中論天壽篇引傳又曰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鑒也

俱不言出孟

雖爾而與之

音義

萬鍾則不變禮義而受之

音手

云於義當為辭之別也

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

選注

比天之所與我者

北宋舊本。集注考證云余正甫以舊本爲問朱子檢所有舊官本果皆作比字注

亦作比方朱子謂其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注改之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作此字無疑廣業案舊官本蓋五代時馮道所定宋刊監本用之此字與上下文亦無甚關照當是皆字傳寫脫下半耳互詳古注

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

魏書蕭寶黃傳

公卿大夫

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後書注。案宏明集吳沈續答法雲書曰宜尼絕筆於獲麟孟

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

弗思耳矣

金本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爲仁者云云火不息則謂

水不勝火

長短經

猶水之勝火

金本

五穀種之美者云云不如稊稗

長短經又押韻釋疑稊字注似稊布地生引孟及莊子稊

朱別出莫字注草也一日卉
木初出貌引詩自牧歸荑

必至於穀

考文云注疏本作至
古足利並作志下同

告子章句下

屋盧子

廣韻模韻盧字注漢複姓
八氏孟子有屋盧子著書

方寸之基

晉書律歷志
楊偉論歷法

曹文公弟曹交問曰

御覽。案趙注曹交曹君之弟因學紀
聞以爲曹亡久矣安得孟子時尚有曹

君而此乃公言曹文公史記管蔡世家曹叔振鐸傳至伯
陽十五年宋滅曹殺伯陽及公孫彊絕其祀在周敬王三
十三年其文公壽立年當頃王二年去孟子更遠寧尚有
弟四書釋地謂是時或更有封於曹者如薛與中山之例
觀其願因鄒君假館儼然滕更袂貴之風則

力不能勝

知之矣然則別有一曹文公御覽當有據也

一疋雛

案手音疋音節疋雛小雛也音義云諸書疋無小訓
方言疋小也音節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

廣業案趙注亦云小雛集注則謂匹本作鳴鴨也從省作
匹雖引禮記爲證而變疋爲匹終似未安黃宗炎周易尋

門餘論說正正字云大篆正从一从止說文作正借爲射
侯鳥一名者誤射侯所畫鳥乃正卽雅字俗作鴉有似乎正
借寫一爲遂莫知其義矣正之爲物最知機而難射故以
爲侯射禮畫布曰正棲皮曰鴉鄭氏以爲鴉類其義自明
古本大雅小雅爾雅俱作正則知禮傳失諸雅鴉孟子力
不能勝一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
講廣業案古文唯以正字爲大雅小雅字說見王觀國學
林其訓爲正若正鴉之正鄭注儀禮大射儀云或曰鴉鳥
名射之類中爲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
鴉鴉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
曰正正鴉皆鳥之捷黠者今考題肩張揖廣雅作鴉鴉鴉
也鴉鴉鴉也故鄭又以爲鴉類若雅俗作鴉者乃詩之鴉
一名鴨鴉說文謂之楚鳥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
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
依莊子齊物論鴉鴉者鼠鴉實鴉類則鴉亦可與鴉類惟
音正爲征則齊風倚嗟不出正與名清成甥爲韻不得謂
誤讀耳釋元應一切經音義鴉鴉也經文作雅非禮緇衣
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鄭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設
然則鴉雅正則舉鳥獲之任宋
匹混淆多矣

則舉鳥獲之任

宋

高子曰小弁云云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

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云云兄弟關弓

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云云然則小弁之怨云云固

矣夫高叟之爲詩

詩小弁傳又長短經上句作關弓而射吾。案周頌絲衣傳引高子說詩正義

據孟子以爲

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

北齊書神武紀魏孝武令溫子昇草敕

越人彎弓而射

答神武曰古語云越人云云北史同

我文選吳都賦注。案押韻釋疑刪韻關姑還切又新制

引左傳符注則又

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

詩爲弓正義

無佗疏之也

宋本下同

請無問其詳願聞其畧

戴侗六書故地理部畧字注。案戴氏所引文異者此與是何曾比予於

是謂其鑿也凡三處或
出別本其字異詳後

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云云子思子庚爲

臣

案鹽鐵論作子思子原爲之卿

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云云綿駒

處於高唐云云華舟杞梁之妻云云有諸內必形於外爲

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云云有則髡必識之矣云云孔子

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云云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

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云云故君子之所爲

衆人固不得識也

說苑

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善歌

文選

行齊娥且莫誣注引

河西善歌

杜公瞻編珠。案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

書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誣注引孟證之云此文人用
事之誤編珠以誣爲歌殆亦誤歟凡舒緩爲謳雄放爲歌

宋書樂志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
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哥齊之右地亦傳其業

則有責

石經。案此避諱

二不朝則削其地

初學記

五霸威公爲

盛

石經

無易立子

石經。此避嫌諱故前作植此作立也

諸侯不得專殺

大夫

正義

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

其惡

鹽鐵論

今之事君者皆曰

宋本。石經古足利集注無皆字注疏本有

君不鄉道不由

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

鹽鐵論

萬室之邑

宋本。石經作國

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

大貊小貊什一而稅頌聲作

穀梁正義。案楊子法言曰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

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貉字與今同尚書大傳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

什稅一謂之大貉小貉其字作貉後漢書仲長統曰二十
取一名之曰貉注引孟子貉道證之別雅云唐扶碑蠻貉
震疊卽今蠻貉字也今以貉爲蠻貉字案說文有貉無蠻
貉北方豕種孫氏云卽今蠻貉字正字通力辨說文爲
誤據魯論蠻貉不作蠻貉爲證以孟子大貉小貉爲訛借
非通論也得漢人石刻可作許氏一證廣業案玉篇多部
貉莫格切蠻貉也亦與獬同又獬盲百切蠻貉也則貉貉
初無異義特音小不同耳吳據漢碑爲說固甚古核然公
羊作貉穀梁正義引孟已作貉知二字通借久矣故五經
文字惟干祿字書入聲於貉注云蠻貉字上通下正其
狄名從獬又貉注云蠻貉字上通下正其
若變而爲貉又爲注云蠻貉字上通下正其
貉則加厲者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小貉欲重之

於堯舜之道者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

詩正義

輕之於

堯舜爲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

尚書正義案三條皆約

舉孟文若禮王制正義引孟子云輕於什一大貉小貉重
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又兼取公羊文也

惡執

音義云本亦無乎字

窮餓其體膚云云增益其所不能也云云智生於憂患

荀子注

人常過

石經下國常亡同

證於色

石經。案此避英宗嫌諱

不屑之教

說文

余不屑其教誨也者

唐文粹柳宗元復杜溫夫書。柳河東集其作

之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天

韓愈論語筆解李翱引盡心章

知其性

則知天也

宋本

莫非天命也云云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

論衡

見且由不得亟

宋本

人知之亦踴躍

音義五高切又許驕切今作驕同

達則兼濟天下

風俗通選注

作兼善天下也

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

蜀志陳壽達諸葛亮集表

驩娛如也

選注。案楚辭九懷舒憂娛哀史屈原傳作含憂。哀蓋古二字通。虞者樂也。易言憂虞之象以憂

對虞知爲娛樂也。詳顧起元說畧

無不知愛其親者

文選寡婦賦注宋金文疏本同集注作也

孺然莫之能禦也

藝文類聚。案岳珂程史載成都試院賦題出孟子子齊聞善若決江河以聞善而行

沛然莫禦爲韻一老儒以禮部韻惟十四泰有沛字一爲韻沛一爲沛邑無沛決之義他有孺字乃從兩頭爲可疑

因率衆扣簾據此則宋本無兩頭也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晉書閻續傳

附後漢書陳蕃疏曰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
事君人者容悅是爲此蓋本孟子而語小異

仁義禮智信根於心

選注

其色晬然

玉篇晬思季切潤澤貌从日旁卒今从目

旁卒音粹。案晬然當連上讀趙岐以至大至剛以直爲
句宋楊伯岳以自怨自艾於桐爲句皆學者所當知也

足以無飢矣

宋本古足利同

附南史羅研對臨汝侯曰當使家畜五母
之鷄一母之豕當用孟子而以二爲一

叔粟如火

隸釋漢三公山碑注云菽作叔別雅謂用孟子菽
粟如水火說文亦以叔爲菽漢書昭帝紀得以叔

賦 粟當

登蒙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宗炳明佛論見宏明集。案論又云昔仲尼佈五經

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此
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
與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
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太平御覽亦云東蒙山在蒙山之

東故曰東蒙引論語爲證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引論語疏云顓臾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卽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父索隱云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卽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卽今云東山雖注疏無明文其爲蒙山固可無疑集注云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初未深考或疑是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尤誤若杜詩故人昔隱東蒙峰乃終南山峰名非魯東蒙陸游老學菴筆記嘗辨之

鷄初鳴而起

藝文類聚

孜孜爲善者

意林。案後書樊準傳大

作孜孜梁書太子傳贊引作莘莘文選景福殿賦孜孜靡武注引作莘莘又云莘與孜同抱朴子守俗篇情莘莘於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張鑑云莘孜古字通孔叢子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又作滋

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

呂氏春秋注。案列子禽

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勿應與孟子正同

摩頂

致於踵

選注。詳古注。

九仞無泉猶棄井也

林意

三王身之也

范祖禹宋文鑑范仲淹近名論其引上下文與今同

放太甲於桐宮云云則可放與

呂氏春秋注後書注則作故

有伊尹之

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

後書周章傳

舜去天下如脫敝屣

廣韻

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

鹽鐵論

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何晏論語注邢昺正義云豕畜之所見本異或

傳寫誤皇侃疏作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選注引作豕交之弗亦作不無二也字

君子之化齊時雨

劉良文選注

有達才者

陸善經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

才就開其性理也案別雅云漢史晨後碑還所飲民錢材
漢書鼂錯傳陛下資財不下五帝義皆作財孟子亦然二
字古蓋通用

附聞見後錄李固以其進銳者其
退速爲老子之言此引用之誤

盡心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石經宋本無問字

信書不如無書云云仁者無敵於天下云云如何其血流漂

杵也

書正義

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一二簡

史通

疑古篇俗本作盡信書及二三簡廬學士曰史通兩引一作孟子一作荀子黃本於作孟子者添一盡字攷宋本無

專信書不如無書

藝文類聚王粲難鍾荀不平論宏明集范泰論沙門踞食表

盡

信書不如無爲書

古本西溪叢語云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云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

知慎所取則不
如勿學而已矣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

如何其血之浮杵也

論衡語增篇。兼明書杵乃杵
之訛漢書血流漂櫓杆卽櫓也

南面而征北夷怨

宋本。石
經夷作狄

舜爲天子二女嫀

說文嫀音烏果切妮也案趙注果侍也陸
筠翼孟云本作嫀朱子語類云廣韻從女

從果者亦曰侍也洪興祖
注楚辭二女御引孟作嫀

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也云云將以爲暴也

藝文
類聚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

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

漢書王貢
等傳序

非聖而若是乎而況

親炙之乎

論
衡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

實也合而言之道也

高麗國本詳逸文

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音義

亦不殞厥問

宋本詩攷引孟同

虎負隅

後書馬融廣成頌負隅依險注案韻會隅作隅引孟爲證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宋本案曾鞏南豐類稿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引孟無之字韻會神字注

同

若是乎從者之廋也

音義云或作廋同音搜

夫子之設科也云云來

者不距

宋本注疏本同案趙注以此數句爲孟子之言故云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宋本尙然集注

作夫子因言夫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更不言子舊作予蔡謨孟子集疏始詳引或問明之胡炳文孟子通引輔氏

亦作夫子但論音讀宜遵朱子而不知子之本爲予疎矣

附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孟軻
館齊從者竊履此誤以滕爲齊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宋本末句同。案五經文字穿是以

言飴之也

音義云字書及諸書並無飴字方言注音泰者字從金今從食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飴奴兼切

西溪叢語曰王篇食部飴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

無飴字第於孟子言飴之義不合耳廣韻飴他點切取也

與孟正合系與所云本又作飴此別本孟子也其誤尤多

廣業案此說本於學林訓取者當金旁也又通志六書略

飴徒兼切美也从食从昭省齊行均龍龕手鑑食部平聲

飴音甜甘也舌部平聲則云昭昭飴胡並俗昭或作甜

甘也美也說與通志略同集注因趙訓爲取遂以舌取物

證之但龍龕舌部上聲載以舌取物者八字題璉璉爲俗
祇爲俗通錫地疎爲古施爲正並神紙反其舌出貌又作
拈押韻釋疑添韻甜字注徒廉切亦作飴釋亦云甘美是
亦無訓舌取物者惟六書精蘊中篇函字注汀滅切以舌
取物也从舌在口外露舌端砥物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
人者孟子謂之穿窬省文作西俗書作飴六書正義甘部
酉字注飴音泰以舌鉤取食靈光殿賦元熊飴以狎狎

正義从甘吮物篆譌肉與舌楷作餌鉤也引孟
爲證說既支離靈光賦作元熊齔談不作餌齧

勿視其魏巍然

音義音巍丁云當作巍

盤遊飲酒馳騁田獵

選注

吾黨之小子狂簡

金本案注疏本同塾本作士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

焉

宋本案趙注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

責之也考孟氏門人稱子者有樂正屋廬公都陳子徐子等獨萬子於篇末一見故趙特釋其例但以稱子爲貶恐未然林之奇謂是萬章門人所錄故稱

子說頗近

理不知何時徑改爲章也

同於流俗合於

污世

論衡

附陽子法言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此誤以孔子爲孟子

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

陸善經云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孟子意自以當之以況絕筆獲麟

也。此據通志堂經解所載近刻孫音義脫下五字

右所列異本皆取文異其字異如一爲壹郵爲邨菽爲叔之類亦偶及之以當時傳寫之本如此不容徑畧也若宋以來諸字書所徵引別體頗多幸由臆造撮錄數條用備省覽不足言異本也戴侗六書故所引如制槌曰撻秦楚旻大木塵無夫里之帑辭讓禮之端三端於我豈不緝緝然道性善凶季糞其田放勳曰或相俗述迭鋪歆也舊余楚檣杭魯曾秋橫市升條理撰使者歎相侶垚舜諸厖易其爪卿原之類考槌字木旁廷王音珽故廷從廷王聲今乃作𢦏撻字手旁幸幸音撻故達從𢦏幸聲今乃作達其引泉之始達又不同秦字隸書夫首經典文字辨證云有

五例秦從矢本午下収也今上爲士何歟凡寸旁皆改又如巡文者門人治任尠歸毆毆桀叙釋教人収収而不伐討字注云說文从寸無義寸乃又之訛席負嵎莫之収嬰見嵎字注至嬰字注仍引作櫻似此非一仲達自謂精通六書因許氏遺文訂其得失所引經傳字體不取俗書而崔銑作後記譏其文互楷篆形錯今古失之億且鑿文見洄詞今觀其書標首用篆訓義兼用楷隸又不能師古而輒變點畫真偏旁此正洪文惠所稱取新尙怪當時學者膏肓之疾也夫古篆所不敢知就漢隸言之見於經者則蔡邕所書石經殘碑尙有存者洪适隸釋載之雖無孟子字體要可類

推而是書皆所不取將以石經爲俗書耶則所據究何古
本也許氏說文最精籀篆而其證引經傳之文亦皆用隸
書觀洪氏隸釋隸續婁機漢隸字源所載如制以秦楚巡
守之類制作制制制以作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已呂呂呂呂秦作秦秦秦楚作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巡守作向守守向每字數體多至十數體其古茂視楷

[illegible]

每字數體多至十數體其古茂視楷

遠矣而是書又復違戾何也明儒書學嘉靖間魏校六書
精蘊捨篆從古似爲得之乃其注錯互楷篆今古亦同於
戴其所引如惟恐夢人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仁義禮知
止端耕稼匄渙以主爲帝无非取諸人峇賁難亏君謂止
共陳譖閉哀謂止敬泐災惠教益兮三海集大成并條理

彝出徒之類體製斑駁非盡有本方氏釋疑謂子才任意

造字非虛語也然此猶求異於筆畫間也至萬歷年吳元

滿六書正義直改其字有俗借俗轉諸例引孟字異者顛

然緘咎渚刑罰惕耨則苗芾然吾不忍其噤悚噤俗作殤誤用殤悚

俗別作鯀恐懼貌赴訴或作謝懇噉齧音軋鼻莖也或則難矣

此原注下同報具體而收惻愍小瘡邀於路篆同余有懺心音戒懲刺也或作誠

儼卽章橐屨劃攫秋陽曝之壁牆爲高必捆邱陵撲撲爾

艷然物豢檜樓篆作增楷作岑呼尔俗作評挽冕訛訛今作詆方言

訛歎然从欠从甚或作馯麤爛變作麤俗作縻從者之腹飢羊棗閃然媚

於世者音陝窺視也从人窺門亦有并本文改者如便佞不足使伶

於前歟仕者食祿望望然而去之病如夏畦若子之粟抑亦伯夷之所封歟諄諄然誨之乎魯之嫡也滋甚萃於面仁者以身殉道是也趙宦光說文長箋引孟用體又變如穀蠹編嬖象珥入舜宮仁民而忘物之類不可勝舉其最牽合者說文𠬞部𠬞𠬞引詩得此𠬞𠬞言其行𠬞𠬞也其箋云孟子𠬞𠬞𠬞外來今本用施非日部𠬞𠬞箋復云孟子𠬞𠬞𠬞外來用施借也同一施而忽指爲詹諸忽以爲日究何所據又云規渠口圓上珥𠬞𠬞作規考隸釋字源規之體有五規規規規諸本孟子則皆作規不知凡夫所見何本而有譌釋疑辨𠬞口之億云長箋也必作𠬞主

必作、好作𠂔方作𠂔姑論其一二也本匜器音移因用也爲助詞故加匜別之𠂔本作𠂔古方作𠂔太簡故借方今不借數千年常用之也與方而乃新借𠂔與𠂔乎廣業案也象瀉水形音移轉音治語助篆因轉義專加𠂔爲匜此六書故之說口象地四維之形音芳後借用方或誤用𠂔𠂔音匡藏受之意此精蘊之說正義並取之而音𠂔爲喜籀作𠂔長箋多採正義何獨於𠂔取秦斤而闕上撇於𠂔又從俗乎又言樓或作岑樓當用𠂔亦與敬甫作檣樓者異大抵講六書者精研其義可矣必更張經典以爲證佐則不可故其書非無可取而自我作古終不謂然也